

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賜章紀畧跋

書朱藤倡和卷後

書鐵山王公歸里贈冊後

書牛戒彙鈔後跋

柳敬亭傳跋

卷之三
書峨嵋異僧貽淮撫楊崑岑詩事 有序言

附異僧詩五首

書鄒平趙干城事

書潯南沈姓事

題馬遇伯負母避溺圖

題禪客水村圖

贈張公琰手卷題辭

沈母王氏節孝編引

題計甫草思子亭

君賜泊菴跋

書退谷志後

跋沈資園海宴亭賦

書平遠堂記後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賜章紀畧跋

余讀弁洲史料所載前代盛典。仁宣二廟。優禮大臣。蹇義楊士奇等。賜銀圖書以示褒美。至今艷爲異數。然其文不過獎勉之詞。止于四字。若乃烟巒逸趣。上
微

金文通公集

卷之十

跋 貝 頁 系 月 子

一

黼黻之賞心雲漢

天章俯映儒生之藻采。讀今大司農滄州戴公賜章紀畧。不覺令人反覆低回而擊節歎羨之不能已也。公數歷中外著聲政事者。不具論。以英偉絕世之資。博物洽聞。其爲詩文。追古作者。而復以其餘肆力于書。與畫。皆爲一時擅場。適際右文典學之

聖天子萬幾之暇。篤志經史。怡情翰墨。于公乎若針芥。不禁懼同魚水。公所進畫。凡四十二幅。自唐宋及元。諸名家無法不備。所最當

上意者用元章米氏法。爰錫公銀章章十六字。且親灑宸藻。爲山水人物淋漓極致。賜公纍纍作奕世珙球之藏。若以報也。又若以式也。嗚呼。臣子懷才抱藝。而遭逢若此。猗歟盛矣。雖然。

睿賞留連。豈僅以六法之微哉。公之受知于

聖明。亦豈獨以米氏畫禪哉。異日者垂之青史。

聖主賢臣相得益彰于斯。可想見也夫。

書朱藤倡和卷後

予觀朱藤倡和卷而重有感于昔賢之居其官者爲能稱其職也。文部右署之南軒有朱藤二樹離奇糾屈狀若虬龍。每夏初花發則冰玉之堂紫霞珠垂清香沁骨。長安中誇爲一署勝事云。攷故事官斯署者皆繇珥筆承明之彥。選望而入而以他曹進者什不二三。必風度足以師表人倫。文章足以藻潤流品。然後稱無忝焉。戊子首春同官陳百史示予以朱藤倡和諸詠卷。卷首有繪圖一幅。則包山陸冶筆也。咏先

藤七言近體二章。而因追序當年手植之吳文定。并
繼文定之王文恪。則崦西徐文敏。實爲之倡也。從而
賡和焉者。則顧文康。暨湛甘泉。夏桂洲等諸公。併我
吳文衡山。王雅宜。伯仲諸風雅名流也。余是以一展
卷。而重有感于昔賢之居其官者。爲能稱其職也。使
非諸先達之風度文章。卓越一時。無泰山公。則藤花
開落。亦不過流連景光之具。亦何足繪之咏之。卽有
好事者爲此。一供把玩。便已索然。亦何能令人整襟
歛容。肅焉起景仰昔賢之思。而迄今幾二百年。時移

物換祇覺履斯堂而顧瞻藤花宛喆範之猶存悵遺
徽之難繼也余起家既非詞苑又以猥品庸材濫竽
茲席其烏能不愧我鄉之諸先達也哉嗚呼卽以是
卷爲昭則戒違彰在勗來之一助可矣

予卷爲同人藏去然已流傳天地間不足懊恨今
又得豈凡先生序後人好事者又可述以增美也

陳百史先生評

書鐵山王公歸里贈冊後

韓昌黎嘗爲文送楊少尹。援二疏事以美之。其言曰。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于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余讀其文。不覺作而歎曰。吾鄉鐵山王公之去國也。蓋甚有似乎楊君也。安在古今人之不相同也。王公美丰儀。蘊奇畧。其聲譽在前朝者。不具論。順治二年冬。補大廷尉。多所平反。以稱

新朝刑期無刑至意。四年春始移少司空。未爲臘遷。而公且踈然有官不負人。人實負官之歎。遂疏請去。非愬也。蓋將爲有位者風也。

朝廷亦知公不當去。輒聽之去。非置公也。乃成公風勵群工之志也。于是。一時同朝諸君子。無論識與不識。咸謂公此去可重也。相與懷思而咏歌之。短什長篇。裒然盈冊。余不知當時之歌咏楊君者。亦有此盛事否耶。雖然。楊君之去歸其鄉。時已年滿七十。公年方強仕。而遽有此去。非有所不得已存乎其間。尤爲不

可。及。也。已。余。愧。不。能。繼。諸。君。子。後。載。歌。載。咏。並。誌。懷。
思。聊。述。公。去。位。始。末。其。槩。有。如。此。

數。爲。援。引。懸。合。古。法。其。中。蘊。含。淺。人。不。能。解。又。不。
見。不。能。解。之。句。更。奇。

陳百史先生評

書牛戒彙鈔後跋

臣聞之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則仁者君天下之極軌而好生惡殺則又爲君止仁之本大之保乎四海小之不遺一物古帝王異世同揆未之有易也我

皇上敬天愛民無事不虔恪無念不周摯而又曲體

上帝好生之心痛憫下民殘殺之習欲胥天下而仁之于

博稽載籍之餘蒐輯殺牛公案彙成一編曰牛戒彙鈔

親灑宸翰叙之簡端以震醒蚩氓之聾瞶爰

命同官諸臣各叙其後臣之後踧誦未終仰見

堯仁如天豈獨愛及一物也哉是乃以仁民之心愛物
故不覺其愷切而諄至也蓋蒸民粒食維艱助之耕
獲者惟牛是賴既藉其力以資終歲之計而反戕其
生以恣口腹之欲忍心害理莫大于是宜乎古今來
報應森羅捷如影響讀是編者當未有不悚然懼惻
然生其不忍之心者矣充此懼心則物命猶不可戕
况同類之相殘相害而報應之理有或爽者乎充此

不忍之心。則凡物之有益于民生者。尚不可恣行吞噬。而况腹民之膏。吸民之髓。視其民如魚肉。而有可
以適。

天討。逃法網者乎。然則斯編之成也。

皇上直欲胥天下而仁之。故曰以仁民之心愛物。非區
區以不殺一牛垂訓化俗而已也。嗚呼。

帝德翔洽萬民。允懷其在茲乎。臣敢不拜手稽首而颺
言簡末。

柳敬亭傳跋

順治己亥歲予蒙 恩假歸。柳生敬亭來訪。予耳生名垂三十年矣。世皆以說書號之。予亦初意其爲善說書者也。因而傾聽。數回益信其果善說書者也。及生歛頤。緘吻。與之靜對。終日其氣穆然。其肝腸皎然。其于聖賢道理更卓然有會。予不覺撫几歎曰。世之以說書爲戲者。其亦知敬亭之遠矣。昔屈原借離騷以洩其忠憤。莊周借逍遙齊物等論以寓其曠達。圓冥司馬子長借史記以發抒其骯髒牢騷。千載不平之感。若

敬亭者直借說書以譖盡古今成敗得失之政治忠
佞貞邪之人物真欲廉頑立懦回世道人心于抵掌
縱譚可噍可喜可歌可泣之間而僅僅以說書號之
嗚呼失之遠矣

書峨嵋異僧貽淮撫楊崑岑詩事

有序言

戊寅初夏。晤侍御吳健育于武林僧舍。談及按淮
往事。愴然有感。因出棘鈴一帙。相示。內載有峨嵋
異僧貽淮撫楊崑岑詩。識讀其詩一字一槌。惜乎
楊公之夢嚙。震呼不醒。卒以身殉也。嗟嗟。世間名
利客。無一不在夢嚙中。欲如楊公夙緣。求異僧之
三度點化。豈可得哉。余奇其事。因爲之廣其傳。以
質之夢醒者。客有難予者。曰。倘楊公見詩。飄然于
以全軀養高。則得矣。捍寇護陵。又誰任其責。似此

相率見機。不幾規避成風乎。余曰。是不然。假令楊公果能辦賊。不至震及寢廟。異僧亦必不諷之去。又令楊公果能見機。明決棄功名如敝帚。有此一副剛烈心性。亦蚤已滅此朝食。當不以賊遺君父。憂從來忠臣義士。大抵皆芥功名。屣妻子。而後饒爲之。范蠡不能泛五湖。亦未必能成沼吳之功。子房不能從赤松。亦未必能策滅楚之勛。真能救世者。未有不能出世者也。客語塞而退。

楚崑岑楊公諱一鵬。司李蜀中。隨直指按部。因上峨

嶠則一月前有異僧。不知何來。直入殿上。結跏趺。與佛並坐。不食不飲。人叩亦不語。時州守陳設甚謹。令之避。不願。携之不起。不得已。以小屏障之。公至禮佛。畢。視蓮座間有僧。訐其故。守以實應。公奇之。命撤屏。儼古尊者。公問訊。次見公若夙契。云。子非孩時不呱泣。不笑。欬者耶。蓋公墮地後。竟不啼。寂若無聲。太夫人大憂。一日尼自外來。募五色線。施之金。不受。見公在抱。嘖嘖。太夫人恚曰。生而瘖。奈何。尼摩頂曰。是從南直來。趨投汝家。走三千六百餘里。喘吁未定。故無

庸憂也。遂啼笑如常。公憶之。遂執弟子禮。師曰。汝弟子不在今日。密祈姓名。曰。于萬姓名世尊。先年辦融大師在都。上啓大醮。遶高行僧數十人。皆承尊宿名號。至世尊。無人敢應。師直任。呈至御前。故仍之。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歲時。當與汝相見。再祈教。則以詳刑寬恤爲囑。別後。卽離峨嵋。不知所往。甲戌九月間。公撫淮。杜門。更餘。有一人呼門。司邏者大詫呵止。卽擊鼓。如警報狀。爭縛之內。傳問何事。以家報答。公開緘。見峨嵋師。貽詩七章。憬若棒椎。交下第。

以家書故不便延入。贈路資令返。笑曰。何以金爲揮
手而去。時公年六十。乙亥正月十五日。卽有鳳陽之
變。詩七章止存其五。

其一

謫向塵寰僅一週。而今限滿苦難留。清虛有約無
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

其二

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立脚難。六百年來今
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

其三

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
兩得。尚牽韁鎖戀狂癡。

其四

難將蛛玉拒無常。掀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
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

其五

頽來法旨豈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
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

書鄒平趙干城事

趙干城者東魯鄒平縣人氏也。中明季武科。居何家莊。與其隣某宦之紀綱某結生平。權兩人聲勢相倚。稱雄一莊。云有里中賈客某家小康。性慳。悉以其貲往來經營。不務農作。有地十餘畝。聊膳家口。會春事方興。覓耕牛甚艱。因向某宦紀綱僱之。止與一日值。乃盡牛之力。畢耕前地。工浮于值。竊沾沾焉。自喜得算。而牛以盡力。故遂病困不支。紀綱大怒。欲官之。惶懼無所措。訪知干城與交善。挽之解紛。干城毅然曰。

吾言必有當也。許以三金酬。遂往請云。姑命若療治。愈則牽牛以來。否則買償焉。紀綱唯唯。而酬金之約。猶豫未踐也。干城心訝之。竊視賈客家。則牛已霍然。起度必二諾。夜半袖一椎掩殺之。彼賈客方幸牛無恙。且可省所酬金。詎意詰朝起視。牛卒斃矣。紀綱來索牛。趨倍價買償之。因干城前言猶在。勿苛求賈客。遂割牛分餉隣里。而心德干城之解紛。餉獨厚。干城因以其肉款一鄉。塾某私計殺牛一事。衆莫余知也。而鄉塾于是夜偶步。至賈客籬落邊。目擊最真口。雖

勿言心甚鄙之。卽于書室門楹間。戲題喫牛元是殺
牛人之句。亦自以爲聊寫不平之胸。人亦莫之知也。
居無何。干城忽大病。瀕死者數四。見一青衣使者。持
票勾攝。上有干城名。亟拽之去。至一衙宇前。俄聽傳
呼而入。見罪囚之俯伏。堦墀屏息聽讞者。纍纍候良
久。以次及干城。有峩冠坐堂上者。怒云。你是箇惡人。
干城極口訴辯。云生平不敢作惡。峩冠者呼左右取
鏡來。須臾。一黑架照鏡。至鏡內有喫牛元是殺牛
人之句。干城寒慄伏地。叩顙不已。又呼左右再查他

善看須臾。又掇一硃架照鏡。至鏡內作天雨象。干城
冒雨執蓋。立一菜畦中。赤足決溝水。峩冠者微哂云。
也有一念之善。姑縱還家。遂遍體流汗而蘇。及病起。
絕口不道前事。隔數月。偶一日與鄉塾閒談書室。以
手展門板。驀見喫牛元是殺牛人數字。不覺驚仆。欲
絕鄉塾恐其噴已所書也。扶起謝過干城云。我豈怪
汝。因具告之故。且云門板間數字。我早已見之鏡中。
若雨中光景。我初不之省。徐憶某年月日。曾避雨劉
鬍子菜園內。因其賣菜爲生。菜甫茁。恐被驟雨所溼。

決溝以瀉之亦閒中了不經意事不意亦見之鏡中
語畢鄉塾亦驚悸不已轉相傳告東魯爭詫爲異事
後有同邑劉宦一公子每遇天雨輒赤足馳往菜畦
蔬圃間代他人決溝瀉水冀冥府之有以錄其善也
雖一時聞者爲之掩口然亦見爲善足以勸有如此
已余同官少司馬五弦李公爲余道其事因命余書
此以見人生一舉念一動步有鏡隨之且久而其照
常瑩絲毫莫能掩也然則爲黑爲硃者豈關鏡乎然
鏡者豈絲冥府乎嗚呼語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

惡小而爲之有以也夫而亦慎毋若賈客某之巧趨
便宜亦慎毋啻劉公子之學步求福也

儒者言報應非妄聽說鬼也叙瑣事有體

陳百史

先生評

書潯南沈姓事

歲辛卯江浙大水夏五正插蒔水勢益漫小民日夜
事桔槔弗食弗息浙烏程潯鎮之南有農家沈姓者
生三子年俱壯爲富家佃盡力車耳窘不能支一日
告其父曰我儕生不辰值此天災流行春作旣荒秋
成何望惟有袖手待斃而已死于饑死于法均之死
也不如爲盜况爲盜未必死父怒曰盜可爲乎三子
涕泗滂沱跪而請曰我儕亦知盜不可爲也但見今
日爲盜者不惟劫貲來家可以救死且官府爭護盜

必能免死。若非盜，無生理矣。父益怒，堅不之許。三子仍泣而固請曰：「吾父若不許，我儕勢不復顧矣。」詞益慘激，父佯應之曰：「爾輩旣堅決若此，我不爾阻。但父子天性，從此死生各不相保。當具酒肉爲別，遂罄衣囊治酒買肉，與三子痛飲，作別離狀。時止有一孫在旁，年甫七八歲，方戀戀求一飽，忽叱出。再市酒來，比孫市酒至，則父子四人俱中酖，仆地矣。蓋不欲子之爲盜而死，故以酒酖之；又不忍子之不得爲盜而死，故并以酒自酖，更不忍子死，竟絕嗣，故詐令其孫出。

外市酒不與俱醜以延血祀一線金子聞其事而嘆
曰嗚呼今歲江浙之災數十年來不僅見之災也饑
民之死者無限饑民之欲免死而爲盜者亦無限爲
盜而究竟得免死不惟免死而且胥篋以肥其家謀
官以榮其身乘勢狐假以洩其私忿夙憾侈然自鳴
得志者更無限乃居民上者見饑民之死而不之怪
也見饑民之欲免死爲盜而不之怪也見爲盜者之
肥家榮身逞忿得志而不之怪也視沈農之禁子爲
盜而不得聽子爲盜而不忍甘以其身爲殉而止留

一。孫以延其先人之血食。其爲慈爲孝而爲忠且義者。爲何如哉。余于是重有感焉。擁衾不寐而篝燈執筆以書其事。

讀此文而不涕下者其人必不仁。○沈農賢其子告爲盜於其父亦賢不告於其父而爲盜者又不
知幾何也。此文情辭惻至可以呼夢夢者。

先生評

陳百史

題馬遇伯負母避溺圖

讀史者。遇有奇事。奇人。輒不禁拍案而起。爲之咨嗟。慨慕。恨不獲躬逢其人。目擊其事。乃余披覽馬遇伯負母避溺圖。而信千古來奇事。奇人。竟當吾世。而親見之矣。往庚辰辛巳壬午年間。賊連歲攻汴城。城中窘困。易子析骸。未方其慘。奇患也。及賊決河灌汴。洪濤巨浪。浴日滔天。百萬生靈。盡爲魚鼈。奇災也。此事之最奇者。也。遇伯以書生。爲當事。畫戰守計。親冒矢石。挫賊解圍。守張巡許遠所不能守。真奇謀。奇勇。奇

節也。至携六旬老母，併眷屬避水巢屋，巢覆幾溺，復負母登筏，勢不能兼顧妻與兒，遂棄之逝波中，而猶力援其兄之二子二女，暨一友人之子，真奇孝奇悌奇友也。此人之最奇者也。嗚呼，有奇人奇事，若此，是足以傳矣。可以垂之史冊，使天下後世相與尚論流連咨嗟，慨慕不能已已，而余又何庸贊一詞焉。

題禪客水村圖

有村一簇。有水一派。亂樹交柯。茅屋如鱗。市橋人跡。
朦朦烟裏。漁歌雞唱。聲聲水底。茂林修竹。會稽蘭亭。
桃花夾岫。避秦武陵。誰處其間。非隱非仙。撥蘆啓扉。
有衲高眠。無法可說。鐘傳野曠。我欲從之。水雲深處。

贈張公琰手卷題辭

順治乙未冬十一月公琰表弟特來長安視我絮叙
南北濶踪因言年踰花甲尚艱一嗣出所繪小像一
幅索余題數語余瞪目一儀圖之謂公琰曰汝勿憂
乏嗣也察汝之貌按汝一生之處心積慮純乎有道
者也豈憂乏嗣哉遂題數語云信仁人之有後豈理
數之或謬一時長安諸名公卿皆有題贈爭以蘭玉
期之次年丙申四月別余而南七月到家丁酉六月
遂舉一丈夫子今巳年十三頭角崢嶸性資英邁早

歲完經行且縱橫于古今文囿。驤首名場無不爲之
嘖嘖歎賞而始信余曩日之題辭甚有徵也。余亦自
幸其言之中。復欣狀握管再書數語。續原幅之後。將
來繼武諫垣冲泉公而益光大之。斷斷無疑。豈有子
言驗于前而不驗于後者歟。請留之再券。

沈母王氏節孝編引

余少時流覽古今傳記。每遇稱述節母孝子之事。至淋漓痛切處。輒不禁感慨咨嗟。爲歛容避席。掩卷而起。曰。吾恨生不逢其時。目擊其人。且得身爲史官。當大書特書。不一書加之表彰。使懿行燦德。流聲聞于無窮也。今按吾邑沈母王孺人。一生苦節。暨孝子沈臣。終日孜孜汲汲。爲其母遍求碑記詩歌。以垂不朽。事余竊幸。生逢其時。目擊其人矣。余又適備位史官。之後。得而謹書之。以佐彤管。而樹風聲矣。其節母吞

酸茹辛歷四十七年如一日與夫孝子一舉足一出
言不忘母節孺慕依然上有當道褒嘉之華袞下有
學士大夫歌詠贊誦之連篇嗚呼是母是子真足不
朽也已余何庸贅一詞哉是爲引

題計甫草思子亭

余夙生業重。屢刺心於兒女之殤。歲在順治己丑。余年已望六。連殤二子。京郎實郎。曾爲文以哭之。比皆未成童。而老年愛少子。不禁情詞悽惻。迄今雨夕霜晨。猶不忍再展我文也。不意康熙丁未冬十月。我年七十五矣。突喪我幼兒世湑。雖未成婚。年已十七。孝友淳實。卽老成人。無以過之。余一痛幾絕。於是有痛兒世湑文。以見我湑兒。非他殤者比。爰攷古禮而爲之立後焉。且將卜將葬焉。庶幾後之觀我文者。或諒

其非過乎。乃讀甫草思子亭記。余不覺潛然曰。我兩人同病相憐。有如是乎。甫草哀其子孺子不已。而爲亭以思之。非過也。宜也。思之不已。而諸名公又爲圖繪文章以表章而攷論之。非過也。宜也。亦將爲之立後焉。宜也。亦將選地以葬焉。宜也。信乎。其非過也。况孺子年少而學。卽聖學救一書。尤足殒彭而壽傷者歟。余是以飲痛書此。以質之卷內諸賢。

君賜泊菴跋

人生世間。一旅泊也。朕終其身。飄流于名場利窟。茫
乎望洋。了無棲泊之所。余以崦嵫餘景。獲乘一葉。倘
徉于五湖烟水之間。庶幾得所泊焉。此皆吾君之賜
也。敢不識之。

書退谷志後

退谷志者。北海先生志其山居退休之室。謝簪組而友煙霞。爲讀書學道之所也。易曰亢之爲言知進而不知退。今谷以退名。吾知居是谷者。其免於亢之悔矣。嗚呼。此先生所以遠也。

跋沈賁園海宴亭賦

三吳逼處海濱。已亥之役。中外震虩。而吳地爲甚。迄
今低徊海宴亭畔。士女駢闐。笙歌鼎沸。回想震虩之
日。梁公之殊勲偉畧。豈余碑所能紀其萬一哉。而亦
非學富張衡。才邁徐庾。如我賁園沈君者。可以伸紙
揮毫罄也已。

書平遠堂記後

平遠堂記。曷爲乎作也。紀三韓。佟公之能有斯堂也。曷爲乎能有也。謂公能經國恤民。賦不絀而民不困。其心平如水。則其所洞燭者。遠。其政平如底。則其所規畫者。遠。遠生于平。未有不平而能遠者也。故斯堂也。惟公能有之也。而豈徒頌公之葺廢舉墜。點綴名勝而已也。嗚呼。賁園氏之爲此記也。意亦遠矣。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一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

明崇禎帝碑文

奉

敕撰

南苑

玉皇殿碑文

李文敏公專祠碑文

贈大僕寺卿中明徐公專祠碑文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 明崇禎帝碑文

臣嘗觀古今治亂之蹟。邦國興替之由。使後之人。得而攷焉。以爲法戒者。其義莫詳於史。大約國之興也。創業開基之君。莫不有應天順人之舉。積功種德。爲

累葉之所憑藉。其亡也。必末季之主。或天資刻薄。殘民以逞。或黯弱昏庸。太阿旁落。或甚而縱欲敗度。滅裂綱常。種種失德。難以枚舉。皆有自取滅亡之道。即國祚之修短不同。而覆敗相尋。異世一轍。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非虛語也。我

皇上聰明睿智。典學惟勤。涵泳六經之暇。研精史書。舉前代之是非。往事之成敗。靡不邇原窮委。一一究其指歸。而於明朝興亡本末。更瞭如指掌。於是深晰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者。厥咎有在。非末世亡國之君。

可同年而語也。但當時既無實錄，日後慮多傳疑。每
塵

睿懷之惘惘於順治十四年二月內爰

諭工部立碑表章恭繹

天語一則曰：明崇禎帝尚爲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
非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再則曰：若不亟爲闡揚，恐
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嗚呼！

宸鑑及此，不能不令人低徊歎息。頌我

皇上之明，並日月發幽光於幾沉，德邁興王，昭公評於

隔代真前此紀載中未有之盛事也。茲工部遵

諭礪石成。

皇上特命臣金之後爲文以勒之碑。臣係故明纍臣。矢
殉溝壑。幸邁

永清之會。再續餘生。旣捧

徽綸而感涕。益驚

專命而徬徨。以謏陋昏耄如臣。何能追闡遺教。仰副

皇上表章之盛心。然不敢不就見聞所及。謬述其概。以

竊附史官之職也。按崇禎帝本以英敏之資。潛德藩

邸繼膺大統當卽位之始正孽璫煽亂之餘中外危
疑獨能不動聲色芟夷大憝如秋風振槁因目擊人
心盡壞盡屬如醉如夢之流法紀廢弛釀成不痛不
癢之習銳意更弦猛圖法祖恤民隱畏天災嘗蔬食
布衣痛自貶損講幄之咨詢不輟平臺之召對屢勤
一畷宵旰靡寧想望太平之意誠有如

上諭所云孜孜求治者假令當日有先憂後樂之臣同
心一德匡濟時艱小康猶可坐致卽或中材之佐警
戒綢繆尚得彌縫歲月其如怙媮積玩貪黷成風下

吏之精神專用以鑽營結納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高金多以致民窮盜起然發難之初不過西陲一隅亦何難以國家全力制之而上下相蒙以賊爲諱嘯聚之勢日熾月盛攻城掠邑有同破竹然後舉國張皇紛紛議選將議抽兵議加派議設總理總督重臣臨渴掘井毫無成算以言勦則挫劔屢聞以言撫則招徠無術至於驕兵悍將反借賊勢披猖爲護身符來不能禦去不能追遂蔓延流毒秦晉楚豫巴蜀暨大江以北所在騷然而朝端之上方令洛蜀之黨日

構陰陽之戰。厝火怡堂。獨以賊遺君父憂。間有一二
耿介特立之士。以公忠體國爲念。又往往不安於其
位。一時內外文。武事權在握者。無一實心辦賊之人
矣。致令仁明銳治之主。不幸而丁中葉陵替之後。起
弊扶衰。萬難措手。兼之孑然孤立於上。四顧盈庭。茫
無可倚。譬如疋羸之夫。病之初中。尚在膚膜腠理之
間。中醫猶能按脉而治。及耽延日久。深入膏肓。雖有
盧扁。救療安施。豈非天之所廢。莫能興之。而人謀不
臧。適任其咎者耶。攷史傳所載。凡未季亡國之君。覆

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嗟乎。傷哉。有君無臣。禍貽邦國。竟若斯哉。此明代往事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我

皇上深用憫惻。而欲亟爲之闡揚。是卽孔子當年作春秋之心。褒貶出乎至公。瑕瑜毋令相掩。俾天下後世讀明史者。咸知崇禎帝之失天下也。非失德之故。總由人臣謀國不忠所致。庶後之爲人臣者。悚然知所戒。而後之爲人君者。亦知慎於用人也。已然則煌煌睿諭。明乎制治保邦。勿玩小寇。而弭寇必以安民爲本。

安民則又以知人爲本。此匪直昭一時之信史。實著萬世之常經。蓋永爲君若臣之寶鏡云。

奉

敕撰南苑 玉皇殿碑文

原夫權輿萬化。鈞鑄羣類。莫不統職於天。天博施而無垠。必授命於建中。會極之主。敬奉不違。然後覆燾攸罔。而品物咸熙。故古帝王。奠世永祚。躋億兆於仁壽之域。恒本之欽。崇天道。良有以也。臣謹按道錄所紀

高上玉皇天尊。湛源妙有。棲體清微。邇法上清。垂慈欲界。釋五迷十惡之縛。弭曠潦兵饑之災。爲國家弘致嘉

祥匡御運度。神功靡得而究云。而臣竊嘗以儒者之道。求之天。固無時不以其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之令。與王者之慶賞刑威。生殺予奪。相響答于一氣之中。以極其利濟蒸民之大用。三代而下。非無游心至道。凝想穹廓。而仁民之澤未覃。事天之實弗著。欲冀慈光徧燭。夫塵寰呼吸。類通于紫闕。罕或覩矣。洪維我皇上。首出龍飛。神武天闢。仗旄麾。御攬捨。立掃牂。荆昆彌之鄉。逡巡稽顙。番禺日出之國。次第來王。乃憫念黎元。夙劔鋒鏑。積迷怙非。觸蹈辟網。將天佑下民。作

君作師之謂何。是以夙夜怒渝。是懼弗遑。寧處既已。
南郊肅燿。

二廟陪禋。復就深宮。建壇昭事。凡以毖清修而對越。介純
嘏于

慈闈而復歆然念

天子之孝。非介介飭辭祝史。迂休冥漠。進萬年之觴于
寢掖而已。必使驕陽不愆。沴陰無伏。翔洽于時和年
豐。而後合飴之七箸。以調必使札厲泯戾。皆窳闕孽。
優游於茂對時育。而後難老之眉耆。以豫必使朝鋤

糝政野薙。器俗五刑咸措。五兵盡戢。洒濯於風動時。
雍之化。而後合甸海之巷。舞塗歌。喙濡跂躍。以介景
福於

聖母皇太后者。有如川至而日升。用是積精禪慮。祇謀肅
將。維茲南苑。延袤百里。爲

法駕像遊羽林蒐閱之區。而

皇心淵謐。出王游衍。罔弛寅畏。相苑之東北隅。有地闊
曠。爽塏。囂塵弗及。爲上真所樂棲。爰勅鳩庀。規摹輪
奐。賜名元靈宮。弘除廣道。分峙巍標。左曰祈天永命。

右曰歛福錫民。山門三楹。中列年月日時。四功曹爲山靈擁鎮之始。署曰宅真寶境。傍建鐘鼓樓各一。進之爲朝元門。四天帥列焉。旣而城平拾級。瓊宮斯啓。曰元極殿。薨棟干霄。欄楯圍覆于焉。奉

高上之聖容。液銅爲質。塗以兼金。霞冠碧珪。皆天府之懸。黎結綠。體妙自然。儼如陟降。又進之爲三門。列四正之神曜。左則青龍朱雀。右則白虎元武。蓋二十八宿躔次之所分麗。明堂咸池太微中星之所營守。爲萬靈之綱紀。署曰元始門。門以內東西各有配殿。真武

九天文昌居左水府三元居右各侍以真人仙宰隅拱大殿殿曰凝始爲

三清肅居諸真朝元之境稍前則爲四帝

玉皇座居中左而紫微勾陳后土以次並列又有四真人暨十方靈寶環衛而森立焉殿後繞以道館凡若干楹將遴道士有功行居之是役也經始于十三年之春告成于十五年之秋閱三載費盈鉅萬皆出

尚御損抑及後宮節縮之餘不徵民間一役半緡金碧燦于丹霞榱題矯于翬華誠至真之勝域京轂之麗

觀猗與偉哉。

駕幸肅瞻欣豫有加。特詔臣之俊暨同官臣正宗各擯辭恭紀其事。勒之貞珉。臣自惟學術舛淺。素昧天樞。何能仰窺。

黼辰恭默之思。所以妙契。

穹蒼而謬衷以儒生臆說。竊謂天人相與之際。如景應表。如鼓答桴。幾微不爽。每見我。

皇上一念祇肅。陰陽效順。方淫霖而靈暉旋覲。甫焦土而弘霈頓盈。以至瓊田表瑞。玉樹占豐。應念感通。毋。

頌主璧因是知我

皇上十五年來慶賞刑威生殺予奪與天之寒暑晝夜
風雨露雷相響答於一氣中者曾無呼吸之或間也
然則斯宮之建也豈徒崇繕丹雘尊奉

昊天于色相莊嚴之間哉蓋我

后敬天之誠與孝思之篤自端冕臨朝深宮燕閒暨夫
蒐苗獮狩振旅飭武之地無往而不周且必焉有非
珥筆老臣颺言之所能罄者已謹拜手稽首而系之
以頌頌曰

夔哉高上。宰化之精。彌羅胚質。湛寂瑩晶。劫超妙有。
範總真靈。玉京演錄。弘濟羣生。清靜無朕。功用彌淪。
授命司牧。執契陶鈞。翔和布爽。協符笑顰。感而遂通。
合漠惟純。於鑠

皇清秉帝之杓。載旆麾旄。隅圖肆畧。義聲奄馳。仁恩暨
薄。亦儉亦慈。玉關金鑰。猶嚴戲豫。肅禋

郊壇。媿配

祖禰。萬國同歡。茲壇大內。昭事彌殫。用介

慈祉。福祿攸蟠。雲漢方嗟。甘霖溉被。天吳塵憂。赤輪御轡。

修德弭災影從響萃答貺

高穹夙興夜寐麟麟

萬乘蒐自南闡曠彼死土嶮離郊塵上真樂棲百靈羣
賓時值農隙經始聿新有司不知子來維速峻閣嵯
峨崇堦縈複丹碧棖輝璵琳像肅絲纘周施莊嚴馥
郁會緡盈億闔無溢科好用是節樂成騰歌璇宮霞
煥

皇心載那信薦祝史釐躬勿多

昊天眷命實祐下民平康極會雨暘徵循六俗咸粹五兵

潛馴從欲以治妙契洞真一遊一豫

帝亦來格瑞應祥臻孝思維則老臣勒銘戒諛弗飾億
萬斯年於昭無斁

李文敏公專祠碑文

夫祀典之崇。非獨表揚先喆。亦所以風勵後世。至鉅
典也。而崇祀于鄉。爲學者矜式之所自始。其關係名
教尤切。而徵信于月旦更真。必其人品望超卓。德業
兼隆。大節細行。毫無間然。俾後人愛慕感悅。歷數十
年如一日。斯足生俎豆之光。而廟貌亦永永弗替。此
非聲勢赫奕。所可襲而取也。故有位登台鼎。傾動一
時。其始也畏壘之宮。非不巋然。而或名與實不相副。
將喩喩訛訛。無論田夫牧豎。皆得指摘其短。卽身在

裸將之列者。或貌承而心不愜。久且羣情懈弛。掉臂去之。敗瓦頽垣。淪沒於荒烟衰草者多矣。况能令父老子弟。興懷於隔代。相與煥棖桶。潔牲醴。以媿隆大饗。為愉快者乎。明故大學士李文敏公。捐館在崇禎四年辛未。距

今上龍飛之十一年甲午。閱二十四春秋矣。鄉之縉紳士民。思公未嘗刻置。列狀有司。稱公懿行純備。亮節昭垂。功繫一時社稷之重。而澤貽百年風教之遠。請崇祀澤宮。以昭

國典。慰輿望。維時鉅禮。雖舉喁喁者。尚未厭也。又六載。爲今順治己亥春。復請建專祠祀公。憲議僉乎。新楹聿煥。蠲吉薦羞。猗歟盛哉。縉紳士民。將勒辭麗牲之石。而徵余言。颺其事。余按高陽爲上谷旁邑。受博大爽塏之氣。固宜鴻啓人文。光彰大業。而公以德闕儒宗。接四世南宮之武。甫垂髫。卽天挺逸藻。迥然不羣。登萬曆癸丑進士。絲庶常。授簡討。己未分較禮闈。稱得士。後三歲。游晉宮僚。攝少司成。值天啓初年。猶勤新政。修臨雍之典。公升堂講易。天子動容。橋門環聽。

一時歎稽古之效。復見漢東京盛事。旣而啓沃經筵。引尚書義。規切時務。格非廣益。朝野爭拭目公。參大政。致太平。會璫焰方張。詔獄屢起。負鯁者旣寔螳立。靡舍垢者因結蟬紆禍。撲炎乃益其灼。從風不勝其靡。公燕居深念。謂城社未便灌熏也。故正已而不示以圭稜。闕虓弗可犢牯也。故閑邪而不深其嫉忌。劓牙也。弗以抵吻。絡首也。弗以決蹠。方璫冒引邊功。合諸營建。捕緝竊宗五等。濫及廝養。要結黨附。恐喝朝紳。駸駸乎勸進九錫矣。公矢心曲防。以身爲砥。所被

詰廕賚子。再四疏辭。婉言微中。令積慮。頌新者不寒。而慄。及璫計傾戚。畹以撼中宮。公雪涕危言。子不宜。佐父難。母奸謀沮。戢宮闈獲安。時媚璫者。至頌天與人歸。建祠遍海宇。其在輦下者。公未嘗捐貲拜謁。後復規覲。辟雍隙地。以公持之。堅而寢。諸所挾喜怒。以矯僭威福。公委蛇。曲劑釐正。保全爲多。蓋以正色垂紳之度。寓其潛消默折之權。至於導揚末命。擁戴長君。弭肘腋之危。疑啓風雷於旋轉。公之爲功。藏於不見。不聞真無得而稱焉。其爲功也。更何如哉。迨夫滌

除兇暨庶政維新。向之徘徊持祿者。或自陳曲突之勞。爲躡升之地。而公獨介然引咎。屢疏乞身。人主援義責留。勉出受命。一時高文大冊。如登極。如冊后。咸取辨公手。所條列十事。皆用人恤民之大。至爲勅幾者。防忽藉權者。杜微比於魏文貞之陳規。思漸當日。稱崇禎始政。庶幾貞觀遺風。云蓋正人秉鈞。雖碩果猶食福。而是時四郊多壘。中朝日構水火。民窮餉匱。綢繆罔策。公隨事抒蓋。用弘匡救。人主亦降心倚重。而公旣堅引退。復感人言。連章稱母老身病。情辭剴

攀始得允歸。其予告隆恩。爲輔臣所罕邁。祖帳傾都。門人皆榮之。公以冲襟雅量。際明夷艱貞之會。念漢季北寺酷禍。成於正人。憤疾輕試。爲不密失身之戒。逮宋元祐熙豐間。君子以徑情獨往。方隅自窒。爲小人所借。援而適以重其構。公是以匪躬兩朝。惟和衷求濟。嚴於律已。弘於恕物。常令吾身立於有餘。以默杜兇人不測之圖。不遽履尾而速之。啞幾沉慮。遠形諸前後章奏內。其辭有云。天下不可以方隅限。人才不可以恩讎私。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理天

下事。又云舉世無不可用之人。而不必同於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恩威出於明主。或藉之以行私。職掌隸在諸司。或干之以行意。巽懦博長厚之譽。偏執冒介勁之聲。惟便身圖罔恤國事。皆切中時弊之語。上稱其忠清端亮。誠然哉。蓋嘗論公生平大節。有呼吸安危者三。當熹廟大漸。璫猶矯遺旨。竄顧命。公奮議削之。使不得逞。比漢絳侯之立。奪北軍。憑几之際。承諭大聲。傳宣皇弟。以絕非常。同韓魏公之捲簾。審視至身。將去國。首薦蒲州象雲韓。

公謂可當大任。用心等之。鄴武兩侯而疏中。所稱破
方隅。忘恩怨。實公居身立朝之第一義。自筮仕以至
蓋棺。總無渝此。嗚呼。若公者。洵無愧休休之个臣歟。
公孝友天性。痛贈公不逮祿養。哀慕終身。其遄歸晨
昏太夫人。愉愉膝下者三載。所受兩朝叙廕。分子從
弟。及從兄之子。祀先而家廟。勑瞻族而義倉。置敦倫
好義。殆不遺餘力。角巾杖屨。徜徉洪山白水間。海內
仰公如祥麟威鳳。猶望東山再起。而台星告殞。俄乘
箕尾。德功高於曠代。而享年不登中壽。天下悼焉。公

本以儒術起家。操一心周旋兩主。履險如夷。出處爭
光。日月肯堂敷畝。克開翼子。今揆輔坦園公發跡。

與朝懋膺

簡注宅心如水。觸事如鏡。廓然於方隅。恩怨之外皆續。
公令緒以引伸於無窮也。昔濂洛諸儒崇正闢邪。廟
食千載。公更益以圓機妙用。不毀其方而適以濟其
方。在朝朝重。在鄉鄉重。所稱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
惟公足以當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不可無
記。以詔後之聞風興起者。

贈太僕寺卿中明徐公專祠碑文

自古忠義節烈之倫載在簡編生氣凜凜猶令千百世而下。一憑弔焉如親見其人如目擊其事不禁動色悚容低徊歎賞恨不與之生同時居同里爲之奮筆表彰而英風烈概乃徒得之誦讀寤寐間也况乎當吾世而實有其人焉孤忠之熱血未冷廟貌之釐葺方新若忠烈徐回卿中明公者曾與余同戊午鄉薦又同出陽羨蔣澤巽先生之門稔悉公生平制行與夫殉難大節其何忍不詳述而謹識之以爲扶翊

名教風勵人心之一助乎。按公諱世淳，字中明，號弟之。其先汴人也。始祖崇，自海州徙淮安。三傳爲南唐吏部尚書鉉，再傳爲宋翰林學士適。其子從高宗南渡，徙越。洪武初，諱士金者，贅嘉興之卜氏，遂爲嘉興人。六傳爲雷州府同知諱學周，生南京兵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諱必達公。其豕子也。尚書偉望碩儒，文章事業炳炳烺烺。公善讀父書，自幼器重于時。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十九，遭母陳淑人喪，以大父命娶戴主喪事。易戚中禮家，邦稱之。父宦遊，公偕戴恭人奉大

父朝夕其旨承歡八載而歿無異司馬公日侍左右也歲戊午以春秋舉于鄉累試南宮不第時司馬公任大京兆尋轉御史操江公常從任平妖賊毖飭防江公謀居多辛未授建德教諭未之官父病革議分析公盡以產讓諸弟曰兒幸以大人庇可不饑不敢利分毫司馬公嘍嘍曰豕孫不可以無分公曰此兒子事讓于身而逮其子如無讓焉司馬公色愉甚遂允其讓居喪次毀瘠骨立旋入京臚舉先臣德業陳請卹贈優答如禮服闋補永嘉教諭首葺學宮日兢

競焉正文體。飭士風。爲諸生夏景僖請終母喪。引孝
慈錄會典等書。詞旨愷切。學使者許之多。士蒸蒸向
風焉。方是時。海賊劉香屢犯內地。公佐兵。以方
畧建關隘。絕勾引。賊勢窘促。甌越以寧。雖落落青
瑣。哉而胸填武庫。已露一斑矣。丙子。中州以分校聘。卻
之。不赴。丁丑。除重慶府推官。時流寇捫歷參井。蹂躪
夔渝。勢甚披猖。公下車。卽嚴保甲。編伍符。葺雉堞。樓
櫓。裕芻糧。器械。旬日。寇警至。會備禦已周。寇不能犯。
時督撫因兵餉旁午。皆攢眉棘手。相顧靡措。公爲條

上十餘則悉剗狀中青軍民便之。居官計口食俸華
舖行省廚傳所至民安摘發大奸張成郝應選一郡
爲之肅清省釋寃獄凡數十人。大小獄情一經剖折
便成鐵案。上官不能爲公專也。公署巴縣督師楊嗣
昌徵餉萬斛後期者軍法從事。公括倉穀僦舟楫五
日立辦民不告病。他郡驚以爲神。榮昌令光時亨有
清節爲飛語所中將得罪。公力爭乃解黜生龍袞者
素持官吏短長。因緣爲奸。以事憾其師。迫挾殺人。復
嫁其父死罪。父飲毒死獄中。袞遂以虛辭擊登聞鼓。

變公覈其倍師殺父諸罪立讞寘法衆皆歡呼一日
臺檄公協勦資簡諸氛提兵四千餘兼程鼓行糗械
畢具士勇百倍遂獮馘無算凡公期會徵發往往不
戒而行不嚴而信民不驚而事集者良由公明足照
奸勁足抑強清足服人仁足逮物卽管葛不是過也
已卯以葩經分較得士七人皆巴蜀名彥于是公望
最李官臺章交薦將晉職省臺會蜀有銓司不快者
嗾選長移公守隨時隨已殘破劇寇逃兵縱橫滿野
士民號呼請留公曰王事孔棘非臣子辭難之日也

且以死讓人不仁。避難不赴不義。不仁不義何以爲。臣遂就道。時督師雅知公才。惜公之行。欲移調公。他所公以君命固辭曰。成敗利鈍。以身當之。不敢有二。所以報明公耳。歸訣于司馬之墓曰。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庶無忘我君父恩也。家衆皆哭。失聲。公慷慨戒舟。盡發篋中金。并括產貲以行。召其長子肇森。囑以家事。以次子肇樑從。庚辰十月抵隨。登城一望。極目榛蕪。白晝青燐。倏忽現滅。山城僅二里許。戶不滿三百。女堞城垣。頽圯將盡。廼召父老問狀。咸言州

民死賊死。兵死賦死。疫死潦死。旱誰爲公辦。歲賦從
王事者。公爲愀狀。慰諭再三。勉以忠義。俄報人馬北
來。公卽登陴審視。叮語趙袁二弁。以城爲家。遂躬棲
城闔。與鳥雀爭止。日夜討究。城守事宜。越數日。有客
兵號數萬。止關廂。索芻糧甚急。噪呼震地。公單騎詣
之。諭主帥曰。隨一困賊。再困兵。饑饉連年。其何以應。
帥怒。將有所發。公徐曰。向監軍蜀土。督兵數萬。今來
隨。早慮官兵爲暴。已上書閣部。受檄監紀。行且得旨。
汝曹勿以隨試也。不揖而出。帥恐。遂引去。公念危城。

中民所首急在饑。爲平糶賑救。而民不苦饑。民所更苦在賦。爲之造流亡冊。而民不苦賦。民所難在守。爲之濬城濠。置器械。益陞堞。築馬道。俾騎可旋足。扞擷無礙。而民不苦于守。此公駐防之大略也。凡若此者。爲費不貲。皆取諸來時所累。篋金不給。則又飛檄家中。質產以從者也。自是驚魂甫定。隨民稍稍有固志。乃以餘閒給饑民糜粥。廉得士之貧者七十餘人。人給穀一石。多士感德。又集鄉保人戶。細詢姓名。默識驍勇。得三百餘人。朝夕訓練。號曰義勇。以爲練鄉兵。

謝客兵之本。辛巳二月。獻賊以十萬騎。破襄而下。號四十萬。公與次君率家丁。晝夜登陴。衣不解帶。募城下民丁。協守。分義勇二隊。一爲策應。一爲巡守。時有州民沒皮虎等。欲勾賊內應。公察擒之。又得謀李二等。將發火內應。誅之。賊解去。越數日。有客兵焚劫關廂。公命義勇堵截。擒首難八人。梟示而亂始定。又數月。賊抵隨之西北境。公間使三走郟。告急。有巡道某。抵其章于地。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某勒之守郟。留弗遣。血書四出。聲援不至。四月。信陽陷。賊以百騎。

詐稱左鎮兵臨城。公察其僞，守益嚴。旋引去，掠隨之。平望市出兵救之，得全。旣而張曹二賊帥悉力攻城，乃發矢石殺傷甚衆。賊益怒，數日食盡，削樹皮食之。民無異志。公時不食，二日不解甲。五日復申盟，厲衆決志死守。四月二十五日，賊入道並入北門，報陷。公仰天呼曰：「臣力竭矣！」與子肇樑繫地埋。卽勒兵巷戰。遇賊，斥公下馬。公曰：「奉命討賊，何下馬爲？」公面中一箭，又一刀，眼鼻橫傷，大聲罵賊，遂碎首墮馬。公左手掣刀，右手猶緊握卽箱，鍥輓賊，怒甚亂刃交下而公

殞矣。公子肇樑奔至。被賊截傷二臂。拊尸頓踊且哭。且罵賊。知爲州官子。驅至城外殺之。且死。呼州人告埋卹處。卹獲全焉。賊入州署。公妾趙氏抱幼女申姑泣賊挾之行。怒罵不屈。賊怒殺申姑。罵益厲。賊益怒。斷趙人指。罵不絕。遂刃之。推石碎顛而死。次妾王氏亦同日殉。及僕從男婦十有八人。或死于鬪。或死于讐。死各不同。其殉公殉城一也。公死三日。傷民稍集。感公忠義。具棺衾以殮。有吳人石琳求得趙氏屍殮之。與申姑屍相抱不解。胸著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

遂併棺以殮。獨次君肇樑屍。卒不可得其遇害時。向
城拜曰。父死國事。無憾肇樑死。必無反骨。長作山城
厲鬼。以報君父。蓋其志也。臺省上其事。贈公太僕寺
少卿。與塋祭于隨。于嘉各立專祠。有司歲時祠子樑
從焉。公真不朽也。已憶昔予附公雁行後。每見公卓
犖不羣。明經術。善談論。與人愉怡。藹若春風。性喜飲
好雅謔。獨于忠孝大節。居恒侃侃。若不可斯須去者。
長不滿六尺。質弱如不勝衣。乃能亢節秉志。百折不
回。以一身臨數萬賊兵。凡歷七十餘晝夜。而氣不衰。

志彌奮卒殉斗絕之孤城赴死如歸嗚呼父死忠子
死孝二妾死節僮僕一十八人死義一門烈氣貫日
冲霄視張許更過之矣傳言公生時司馬公夢文丞
相入謁榜前導署曰明忠公洵天授異人哉廟食千
秋師表百世非公其孰能當此余是以奮筆爲之記
云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一終